



悦读：“生命的开花”

《天下最好的主编——褚钰泉先生纪念文集》出版

◎ 吴敏

编者按>>>

褚钰泉先生，十六年的时间主编《文汇报读书周报》，十年的时间主编《悦读 MOOK》。这是两份在广大读书界、在爱书人心中深有影响的优秀报刊。他对书的热爱、对好书的热忱推荐，其精神感染了二代人。世界读书日，我们谨以此文纪念这位早逝的书业“燃灯者”。

指点和无私帮助。他和出版《悦读 MOOK》的21世纪出版社社长张秋林几十年“因书结缘”的深厚友谊在读书界流传。

4月17日，褚钰泉先生逝世百日之际，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复旦大学中文系联袂在沪举办“悦读：‘生命的开花’——褚钰泉先生纪念文集出版座谈会”，京、沪、赣及上海周边地区新闻出版界、学术文化界五十余位著名专家学者聚会复旦，挥泪向这位书业“燃灯者”致敬。

郝铭鉴先生盛赞褚钰泉曾经在《文汇报读书周报》上写的“阿昌逛书市”专栏，他说：“几家出版社的老总能够像他那样，每个星期都到书店去。我曾经在北京开会的时候说，你们凡是做老总的，都要看一看‘阿昌逛书市’，看看人家是怎么来监督我们这个出版业的，看看人家是怎么说的。他对出版的那种

认识，里面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情怀的。他看到的那些东西，确实是出版社应该思考的东西。所以‘阿昌逛书市’，你如果把它单独地去总结，它实际上反映了对当代出版史的一个很重要的测定。一个人在思考，但是他思考的是整个中国出版的轨迹，所以我觉得那些东西回过头来看是很有价值的”。

陈铁健先生发言说：“钰泉去世后我一直在翻阅他写的《悦读》‘卷首语’，看过去我没有看到的早期的，如最早的几期，我觉得，就是现在看来，这些东西还是新鲜的，没有过时。十年过去了，好多文章还是让人觉得很新鲜，尤其是在现代史、当代史这方面的文章，这是我比较熟悉的领域，我都觉得完全没有过时。所以这个书完全可以再版、重印，推向更为广泛的领域。

主持《悦读》这样一个杂志，

作为主编一定是要有主见，而不是跟风。我们从《悦读》来看，主编他拿捏的分寸非常的好。《悦读》的文章有大量的事实和证据，尽管文章所持的观点你可以不赞成，但是事实和证据你推翻不了，这就能看出主编的智慧，他的知识点，他占领的制高点是非常了不起的。《悦读》办了四十四卷，应该考虑如何能够把这样一个品牌，这样一个影响全国书界的品牌、引领读书人的品牌，延续下去”。褚钰泉先生主编《悦读》，实现了巴金先生的名言——“生命的开花”。

著名作家邵燕祥在纪念文集的《思<悦读>挽钰泉》一诗中这样写到：初于“书市”识阿昌，春草青青秋草黄。书友朋侪情若许，人生原不计炎凉。书缘三十有余年，纵有书缘一面惶。悟得“悦读”真味永，一年四季读书天”。



识，更重要的是，孩子们能在书中体会许多美好的情感，感受更加美好的人生。这才是这套“曹文轩小说馆”出版的最初意义和价值所在，也是儿童出版人为之奋斗的目标所在。

在这套书的浙江书展新书首发式上，曹文轩曾说：“这20本书是我全部作品的精华之所在，有我最好的长篇篇章，和我最好的短篇小说，可以说是我的作品大全。什么样的东西才能够穿越时间和空间，几十年的写作经验告诉我，那就是艺术。也就是说，不管是长篇，还是短篇，你必须心里清清楚楚知道，你经营的是一种艺术品。只有艺术，才能够让我们到明天，到未来，到更遥远的地方去。”

宏的作品中比比皆是，他热情赞美建筑工人“那是建筑工地的塔吊声/车车混凝土/飞向密布的钢筋/连同建筑工人的汗水/一起融进高楼——《城市的声音》”；他触摸的乡愁“谁把相思/在树上遗忘？/准把乡愁/在枝头绽放？——《八月的桂香》”；他歌颂友谊与爱情“你是伟岸的山/我是柔顺的水/山水相依/才是美丽的景/你是古典的瑟/我是优雅的琴/琴瑟和声/才有动听的音——《你和我》”；他怀念水兵生涯“在深深的海峡/战舰披月夜航/弯弯的航迹是水兵谱写的诗行——《橱窗》”。

刘祥宏写诗出手很快，诗人的情怀、意象，都可以入诗；不过，出手快的同时，还得注意：炼词得有奇句，炼意得有余味。我认为，刘祥宏对诗歌创作的真情热爱，对人生理想的阳光灿烂，真情与光芒相伴，必将会引导他不断探索与梳理互联网时代下的新思维、新创意、新生活。

新书推荐

《奥斯维辛的小图书馆员》(西班牙) 安东尼奥·G·伊图贝著, 世纪文睿出版

这是小说版的《安妮日记》。14岁的蒂塔被送进奥斯维辛集中营后，以她的勇气以及胆量，成为集中营家庭营地小图书馆员。在经历了营地看守弗雷迪·赫希自杀、父亲病死、集中营这生死分组的和大屠杀等煎熬，一直抱有坚韧的信念，守护着8本图书，直至二战结束幸运地获救。这8本书帮助这些孩子们度过他们所处的恐怖黑暗生活，带给他们一点希望。这是一个关于书本的魔力、阅读的力量、以及人类的毅力的故事。作者以真实事件、真实人物为基础，在大量实地调查和采访的前提下，给读者展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家庭营地”的一段历史。

《房间》(爱尔兰) 爱玛·多诺霍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99读书人出版

这部曾入围了包括布克奖、橘子奖在内几乎所有英语文学奖的小说因同名影片获得奥斯卡的关注而重新为读者关注。在小说中爱玛以被一出生就囚禁在房间的小男孩杰克的视角叙述故事。整整5年，《房间》里一共只有10本书，一台经常出问题的电视机，但是房间里的“妈”却在最贫瘠的环境中，教育出了一个富有游戏课、识字课、音乐课、体育课、美术课；白天，桌子翻到床上，铺上地毯就有了正规的跑道；除了常识教育，妈妈也注意保有杰克的创意，他们经常凭空玩“探险游戏”，让想象力自由驰骋。《房间》既是儿童冒险故事，也是成人惊悚小说。当小杰克和妈妈逃出房间时，小说不过刚进行了一半而已。妈妈和小杰克终于到了“外面”，而外面其实才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房间”，他们该怎样告别过去，向前生活，真正的难题刚刚开始。小说是有哲理意蕴的：我们是否都处在各种有形、无形的房间里？在绝境中，我们能选择自己的态度吗？

《不如任性过生活》蔡澜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

此书是最“年轻态”生活家蔡澜的生活艺术，他谈美食，谈事业，谈人生，谈艺术，谈修养，率性洒脱，无所不谈，深得“任性”的真味，直抵快乐的生活。其实，人生的道上，总要尝试一些未曾尝过的东西，那么不如任性一点，随性一点，率性一点，把生活过得好吧。

《长物》(英) 柯律格著, 三联书店出版

牛津大学教授柯律格的名著《长物》，以明代文震亨《长物志》一书为例，从物品视角切入艺术史，同时也跨越学科界限，参照社会文化理论，讨论明代的“多余之物”——绘画、书法、青铜器、瓷器、玉雕以及其他明代士绅精英所拥有的文玩用品，考察它们如何被鉴赏、使用，如何成为被消费的商品，以怎样的方式流通、被接受，以及它们在明代社会生活中的意涵，是一部有关晚明文化消费的经典著作。

形神俱佳，文质兼美

“曹文轩小说馆”：集作家三十年小说创作精华

◎ 张蓓蓓

作为当代最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最值得称道的，绝不仅仅是创作了《草房子》《青铜葵花》等代表着当代中国儿童文学最高水准的作品，更在于三十年来，他难能可贵地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生命力，他的奇思与妙想、他的创意和文思如同一眼“不老泉”，从不见枯。“唯美”一直以来都是曹文轩的作品的标签，但我们必须看到，除了“唯美”，曹文轩的作品类型之丰富、风格之多变，足以令业界和读者们一次次惊叹，即便是跟国际上最知名的儿童文学大师相比，也不遑多让。

“曹文轩小说馆”——简洁明了的书系名称，没有花哨的前缀，也没有繁复的形容，言简意赅，一目了然，明明白白告诉读者，这里，集合着这位儿童文学大师的小说

作品。这套“曹文轩小说馆”共二十册，到目前为止，曹文轩三十多年来创作过的所有短篇小说、中篇小说、以及长篇小说的精彩选篇，都能够在这套书中找到。在这套书里，读者们不仅能够读到《第十一根红布条》《谁为奶奶哭泣》等精彩的中短篇小说，《夏天》《鸟和冰山的故事》《烟》这样的图画书文本，还能够读到作者根据这套书的目标读者年龄阶段和阅读喜好，专门从《草房子》《青铜葵花》《山羊不吃天堂草》这些经典长篇里选出的精彩片段，这些段落不仅完美体现着它们各自所属的作品的精髓，而且完全可以当作一篇独立完整的作品阅读。不仅如此，更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这套“曹文轩小说馆”中，还看到了曹文轩老师不曾发表的新作，如《桂花雨》等。这些故事，

或优美、或沉郁、或诙谐、或轻松，不论是长篇、短篇，都文质兼美，就像一支支优美的歌谣，满满地流淌着旺盛的元气。它们以文艺纯美的风格、诗情画意的意境、充满智慧的叙述方式，呈现给了我们一个真善美的艺术世界——这里有厄运中的相扶、困境中的相助、孤独中的理解、冷漠中的脉脉温馨和殷殷情怀……书中作家的照片背后，则是曹文轩手写的一段关于文学的感悟，“文学肯定要给人带来快乐，但无节制的快乐，会带来轻浮之弊端，并会使人失去深刻的思考。”

一套好书，讲究的是形神兼备，好的内容是“1”，好的呈现方式是“0”，只有两者俱佳，才能够得到10分，缺少任何一方面，都不能交出一张满意的答卷。而一套好书能够给予孩子的，也绝不仅仅是知

真情与光芒相伴

◎ 余志成

坐在阳光下的午后，初春的温暖已让花朵绽开了笑脸。我的心情也是暖暖的，因为有一本即将出版的诗集《新城古韵》相伴。这是诗人刘祥宏的第三本诗集，读完全书五辑121首作品后，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刘祥宏的每首作品，都蕴含了真情，没有一丁点的造作，没有一丁点玩弄文字的痕迹，就像一个劳作者，在他走过的田野上，用心地耕耘，默默地收获。

我是在一次参观活动中认识刘祥宏的，首先知道他曾经是一名军人，又知道了他在有“苏中第一镇”美誉的兴化市戴南镇领导岗位上为人民服务，还知道了他是当地一位小有名气的诗人。因文学结缘，我们成了好朋友。难得可贵的是，在活动中，我让他每天写一首

诗发我手机，他不但完成了，而且超额完成，最后一天，诗兴大发的他，竟然一口气写了三首。

“绿树织成的路/画一样的草庐/恰是我梦中的回顾/又一次亲近这片山水/又一次亲吻这片热土/星光还是那般耀眼/彩虹还在城市舞动/宛如天上仙境/降到了如诗如画的桐庐//桐君山的香炉/是否还在冶炼金丹/富春江的清流/是否还在传递热情/哦，这里是智创的大脑/绘成了一幅人与自然的彩图

——《印象桐庐》”。

这是诗人刘祥宏以军人的豪迈气质，朴实的神游想象，心灵的美妙碰撞，抒发出来的真情实感，把古镇桐庐描画成了令人神往的人间仙境。还有标题为《走近龙门古镇》，更是一首穿越时空，撩拨情

怀的佳作：“潺潺的剡溪/流过弯弯的小桥/光滑的鹅卵石/铺成悠长的巷道”当诗人的视线走近这深深的龙门古镇后，发现不仅有仲谋的故里，还有那映照沧桑历史的“一湾浅浅的池水”，还探幽到了没有商业繁华以及城市喧闹的“小巷深处/更有一把晃动的油纸伞/把戴望舒笔下忧伤的姑娘的相思寻找”。

我与祥宏时常会在微信上探讨诗歌，他经常说，有些诗歌云里雾里，读了半天还是没懂，如果大众都看不懂，读诗不是享受，而是难受，要文艺干什么？所以，我们一致认为：写诗，要热情赞美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今天与明天之间纯洁的爱情、无私的追求以及生命的力量。

纵观对诗的这些追求，在刘祥